

恋恋台北

从台湾回来一个月了，一直想写一些东西，却老是被许多事给耽搁了。

其实每次旅行回来都想写东西。可是都没有这次想写的强烈。这次旅行给我的震撼及影响太大。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事要写，可是每次坐下来，都不知要从哪里写起，唯有零星地在面簿（台湾叫脸书）上发一些片言只语，希望哪天能把它们拼凑起来，好像拼凑回忆一样。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背包旅游，而且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单独旅行。那真的和其他方式的旅行不一样。旅行之前的许多包括拟定行程、安排交通和住宿的事就别提了，最重要的是，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思考一些事情，细细地品味一些只能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能够品味的事。

旅途中，每个看到的风景都很漂亮，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旅行的一部分。对于一年才旅行一两次的我来说，突然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得太安分了，安分到甚至在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在活着。或者因为这样，去旅行一下，可以重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

从台湾回来的这一个月时间，台湾发生了很多事，最主要的就是大选了。我也陆续从本地的报章上读到许多国人对于台北欣赏的文字。我每一次在网络和报章上看到有台湾或台北的新闻和文字时，都会读得特别仔细。很多时候他们写的我都能产生很大的共鸣。

台北的人文精神面貌，之前的许多文字已经说了很多，包括捷运的让座精神、电动扶梯靠边站、店员的亲切叮咛等，都着实叫人感动。这些在台北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情，在外国人的眼中，特别是新加坡人眼中却是那么不可思议。

这一个月来，我在面簿上一直寻找关于台北的页面，然后拼命按“赞”，偶尔也写一些台北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开始和许多面簿上认识的台湾朋友沟通，他们是那么的率真。我甚至开始在打字时有意识地选择使用繁体字，再次感受到正体字的美。和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台湾友人在面簿上交谈，都有意识地用了“哦”、“啦”、“唷”、“啰”等尾音，这些都是台湾人在讲华语（台湾叫国语）时经常使用的，令听的人倍感亲切。突然觉得台北的一切都好好。我顿时觉得我是中毒了，中了台北的毒。

我在想，为什么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能够提升到如此的程度。到任何一间店铺去，“欢迎光临”、“谢谢光临”之声不绝于耳，很多时候我竟愣得连笑容也吝啬回应，后来才想想原来这是我四十年在岛国训练出来的。真的是很不应该。我是一个每天早上都需要喝咖啡的人。在台北的时候，习惯每天早上都去我住的背包旅宿附近的店铺买咖啡吃早餐。咖啡滚烫的，店员的再三叮咛“小心烫唷”更是热腾腾地沁人心骨，让我在阴雨绵绵的台北温暖不少。未免烫到，还用纸皮包裹着纸杯。这些小事都让人感受到丝丝的温情，尤其是对于身处异乡的旅人来说。

捷运上四种语言（华语、闽南语、客家语、英语）的广播，听起来亲切温暖，个个捷运站清楚的地图指示，而且地图的方位还调整到和你所站的位置相符，让人不须去辨别东南西北。身上虽然时时带着捷运路线图，可是很多时候竟都用不到。我想，台北虽大，只要找到捷运站，就不会迷路了。

台北市到处都能找到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时间有限，我只去了两间，即与二二八和平公园毗邻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和位于士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两个博物馆都分别待了一整天。展物是多得看不完了，为了赶在闭馆之前看完，很多展物只能是走马看花地看一下。逛台北，真的不能只是去新光三越，还真的要到了博物馆看看的。

本来就告诉自己，因为这次是背包旅行，要走很多地方，因此不能买书，可是入夜时分去到人头攒动的诚品敦南店时，还是不知不觉地买了些。虽然是二十四小时营业，但我得赶在大约午夜时分之前离开，赶上捷运的末班车。其实在台北，我的旅程规划都是白天去看有闭馆时间的景点，晚上的时间都是跑夜市和书店。先是去夜市溜达一下吃当地小吃当晚餐，然后就跑书店。其实台北的许多书店都开到很晚，就算不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诚品旗舰店信义店也开到凌晨两点。因为行程很赶，我还记得我是在同一个晚上赶去这两间店的。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靠近台大的金石堂书店以及附近的许多个性化小书店，还有坐落于台北捷运站各处的诚品分店。如果有机会去到中山捷运站（我的住宿就在那儿）的话，那边还有一条地下书街，整排几百米长都在卖书。因此，在台北的一大好处就是不愁没书看。

我不知道在每年的全世界宜居城市排名中台北排第几名，但是在我的认知中，它如果不是第一名也必然名列前茅。之前已经有太多的人指出了，新加坡虽然在国民所得方面遥遥领先台湾，然而国民生活得快乐吗？因为强烈的竞争压力，我们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然而我们精神上富足吗？我们的城市生活贴心吗？坦白说，如果宜居城市排名中我们在台湾之上我会非常意外。

自然，台北也不是样样都好，例如工资不高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那个去澳洲打工的台湾朋友就是因为这样才去澳洲打工的，也顺便吸取经验。然而，谁说塑造一个温暖的城市一定要靠金钱和物质？一个人的快乐无法用高昂的工资打造。即使贫穷一些，可是精神上活得富足，还是不错的。当然，大多数的新加坡人可能不会这样想。

恋恋的还不只是台北。在瑞芳往宜兰的火车中，遇到一个新加坡人，说他每年都会来台北一次，台北已经走腻了，便想去别的地方走，比如放天灯的十分。在垦丁的时候，碰到两个热情的高雄人过来找我搭讪，免费载我玩垦丁，过后还直接把我载送到高雄的民宿去。这些都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台湾人的热情，很多时候是让新加坡人难以了解的。喜欢台湾的新加坡人，也肯定会越来越多。去台湾之前获悉台湾被某个旅游机构选作 2012 年全世界必去的十个旅游地点之一，我想那是

不为过的。事实上，在刚过去的十二月，同事和朋友中就有许多人同一时间去了台湾各处旅游。我在游九份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前同事，彼此同时惊叹，世界怎么这么小。

岛国建国至今，许多该做的事都做了，可是也有许多该做的却还没有做到。地铁文化常常是一个城市的缩影。或许我们可以从地铁文化开始吧，说到电动扶梯靠边站，其实我去过日本和香港，都有这样的约定俗成，不是站左边就是站右边，把另一边让给赶时间的乘客，可是每一次回到国内，哪怕是地铁站或百货公司，我都很纳闷，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却做不到呢？

和同事说，我想我可能每年至少都会去台北一次。或许去过台北的人都会再回去的，因为她像磁铁一样，有太多的吸引力。我甚至觉得，可能台北更适合让我住，除了整个城市高度的人文精神和贴心文化，说中文的环境更是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台湾事实上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社会，除了华语外，也讲闽南语、客语，以及其它原住民语言。我在台南的时候，就有机会参观了国立台湾文学馆，当中就有闽南语和客家语的文学史展览。还有，在台北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和位于北投的凯达格兰文化馆，我都有机会参观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可是，台湾人不管讲什么语言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语言或文化上的障碍。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族群撕裂，主要还是政治上的。

我在台北的时候，也逛了光点台北，它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电影馆，当中有放映和售卖台湾本土电影光碟。其实像这类的电影展览馆，在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也有，在高雄的电影馆也有。这些都见证了台湾各地对于人文的重视。

什么时候我们对于人文的重视也能像台北一样。纵观所谓的本土电影，不是一味说教就是讲钱，我在光点台北买了侯孝贤、王童等导演的《恋恋风尘》、《无言的山丘》、《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的光碟，回家重看。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样挖掘深入的电影？新加坡和台湾都是福建话（台湾人称闽南语或台语）使用率高的城市，台湾人在电影中用闽南语去寻找自身的文化价值，新加坡的本土电影却只能使用粗俗的福建话去讲钱和说教，甚至将闽南语掺杂在四不像的华语中污染语言，以最近的《龙众舞》和前阵子的《查某人》为例，制造低级趣味，污辱观众的审美水平。

对于已经成为先进国的我们，在人文方面和精神提升方面能够做些什么？

台北，我很快会再次回去的。

写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

原载《联合早报·文艺城》2012 年 5 月 11 日